

2024.6.29

星期六 甲辰年五月廿四

今日4版 第3532期

A-P-6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
国内统一刊号CN34-0062

邮发代号25-50

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

郎景和：读书，心要正 会辨别

记者：您从中学时代就开始阅读大量文学、哲学作品，大学里还是诗社的骨干成员，经常发表作品。您不止是中国作协会员，还是科普作家协会的副会长。能谈谈您和文学的渊源吗？

郎景和：读书是很有意思的事情，我从小喜欢读书。小学四年级就把《岳飞传》（《说岳全传》）读完了，《水浒传》里梁山108将的绰号从头到尾我都知道。我们家算比较殷实，我从小比较自由。我是独生子，父母对我很宠爱，但不娇惯。比如我向父亲母亲要钱买东西，家里头从来不问你干什么；买完东西，也从来不问你买了什么。其实我主要是买书买文具。

我读书很杂。初中时读《红楼梦》，读不太懂，但是我感兴趣。那时候读得比较多的是俄罗斯文学作品。我很喜欢泰戈尔的《游思集》《飞鸟集》；也喜欢鲁迅，他的《阿Q正传》《祝福》《伤逝》……鲁迅说话苛刻，但很有意思。其他也读一些，胡适、郭沫若，高中读了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，读了冯定的《平凡的真理》等等，还做了笔记。我认为无论是历史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国外的，书都是给人以很好的营养。

记者：就是所谓“开卷有益”……

郎景和：当然，也有所谓不好的书，看你怎么对待。比如使用水龙头可以节约用水，有人却专门要学怎么偷水。社会一定有很多美好的东西，也有不好的，不能专往黑暗的、阴暗的方面看。我认为读书的根本问题也是一样，心要正。这样你会从各种书中学到有益的东西。有时候不好的书，也许你会从中得到另外的启迪。书很难说好坏，要学会辨别。

记者：您的阅读从来没有间断过？

郎景和：医科大学学业繁重，医学课很多都是要背的，很辛苦，但恰恰背书是我的强项，所以我在大学反倒很轻松。我所在的白求恩医科大学，不远处就有省图书馆，礼拜天我基本上就在图书馆待着，所以对当时《北京晚报》的“燕山夜话”很熟悉，对《新民晚报》《羊城晚报》也很感兴趣。

医生不能成天读几本医术书。我记忆力很好，书读得杂。医书当然要看，这是专业。除此之外，我觉得医生要读很多书，比如要读哲学、文学、历史、艺术——直到现在，我什么书都读。

记者：您还经常为别人写序言？

郎景和：我有一本书叫《一个医生的序言》，我给六十几本书写过序。他们都知道，郎大夫写序跟别人不一样，首先要看你的书；看了以后，其次还要比较同类书，看看人家是怎么回事；第三步才开始写，我要借序发表我的想法，我的“小题大作”，表明对书中阐述问题

的观点和看法。《一个医生的序言》已经出版第二本。

记者：您从小就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？

郎景和：读书笔记有两种情况。一种是医书，我记得比较细。比如《妇科手术笔记》，真的就是笔记。2001年出版第一卷，2004年出版第二卷。这本书发行了五万多册。后来湖北科技出版社把两卷合起来出版，做得也很好。

第三卷是“难产的第三卷”。为什么没出来？就是因为图。赵编辑给我提供了纸，我就开始记录了。每个题目要写什么已经准备好了，就是没时间画。这些医学解剖图都是我自己画的，他们后来建议在电脑上画，但是太滑，画不来。解剖图很细腻。所有图都是我自己画，但是当大夫太忙了，真的是没时间。

一种是在浏览时把书的要旨、中心内容或做笔记，或做感想，或留标记，可能还会再读。书店、书房犹如海洋，不会让人“望洋兴叹”，而是给人以遐想、激情和力量。书店、书房好像人群，各色人等让你眼花缭乱，但有的人只是遭遇而已，擦肩而过；而有的人让你难忘、留恋，愿再盼顾，或成终生爱人。马可·奥勒留的《沉思录》，奥古斯丁的《忏悔录》，赵启正、保罗的《江边对话》，休斯顿·史密斯的《人的宗教》等，都不是我的专业书，但却始终放在我身边，甚至办公室和家里各有一套，随时翻阅。

记者：工作如此忙碌，您读书写作两不误，依然著述颇丰。甚至有“一个医生系列”作品？

郎景和：《一个医生的读书札记》就是这么得的：《中国医学论坛报》要给我开专栏，我说至少写个六七篇才能开张，不能断链子。一周一篇，后来就出了一本书。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阿拉伯文了。

“一个医生系列”很多都不是坐下来写的。我有一个群：“郎孩一族”，群里的157个学生都是念我博士学位的。每天我会在群里发一个帖子，实际上是每天的作业。就像一个看门的老汉，每天把门打开，看大家出出进进，我在执守；就像一个老汉，在岛上点燃灯塔。

白天上班查房、做手术，没多少时间坐下来。每天早上7点半我已经来了，下午5点多事情不太多了，我坐下来，用一个半小时把一天的工作经历记下来，就是“手术笔记”。写完7点半回家——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我到家以后，太太把饭都做好了。我还是会到厨房问：“怎么样，需不需要帮忙？”太太说：“做好了，等着吃吧！”

记者：您一辈子痴迷阅读，能谈谈您读书的感觉吗？

郎景和：我读书有三个感觉。一是有一种饥饿感，无论是专业书还是其他书，书会教给我们怎么看社会、

怎么看人。你的接触面可能只是在家庭、在医院，书可以让你接触千千万万人；书可以让你看社会、看古代、看现在、看未来；二是让我有一种恐惧感。我们有时候为自己的发现很得意，看书时发现已被先哲、被大师说得很清楚了。我是研究子宫内异位症的，可是在一百年以前，伟大的医学家、著名的内科医生奥斯勒就说过让我们震撼的话：“你懂得了子宫内异位症，就是懂得了妇科学。”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读了很多书；三是有一种满足感，非常充实。这是我对读书的基本体会。

记者：现在很多纸质阅读被手机阅读等方式取代了，您怎么看？

郎景和：我们现今可以涉猎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很多，报章杂志、网络媒体，很快捷、很广泛，当然非常好。但这些仿佛是快餐饮料，解饥解渴，有时很需要。而若作为“滋味”及“营养”，我以为应该读经典原著，此乃“正餐”，最为令人受益得意，慢慢品尝、细细咀嚼、深深思味。我们从经典论述中，不仅可以学习知识，更主要的是可以领悟先哲们的思想。

记者：您的枕边书是什么？

郎景和：枕边书是必须有的。过去书没有那么多多的时候，我喜欢几个作家：一个是鲁迅。鲁迅说我解剖别人，也更无情地解剖自己；我说当医生解剖别人是做手术，解剖自己是完善自我修养。鲁迅学过医没当过医生；我是医生，不喜欢那么严肃、那么苛刻。一个是泰戈尔，他的《游思集》《飞鸟集》我都常读，后来发现纪伯伦的《泪与笑》《先知》《沙与沫》也不错。

解剖书、专业书一定要有。我在一堂解剖课上问学生：你们手边有几本解剖书？有人说一本、两本，有三本的就没了。我有12本解剖书，不一样的，办公室、家里到处都有。解剖是外科大夫的行车路线，尽管我已经记在脑子里了，还有些具体问题，一定要看书。

另外就是《四角号码新词典》。我有五本《四角号码新词典》，查起来很快，比查部首、查笔画都快——医生还要查辞典吗？有时候记得不确切是需要查的，现在我们有手机，百度也不错，能提供不少材料。但是有时候不准。



郎景和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名誉主任、博士生导师